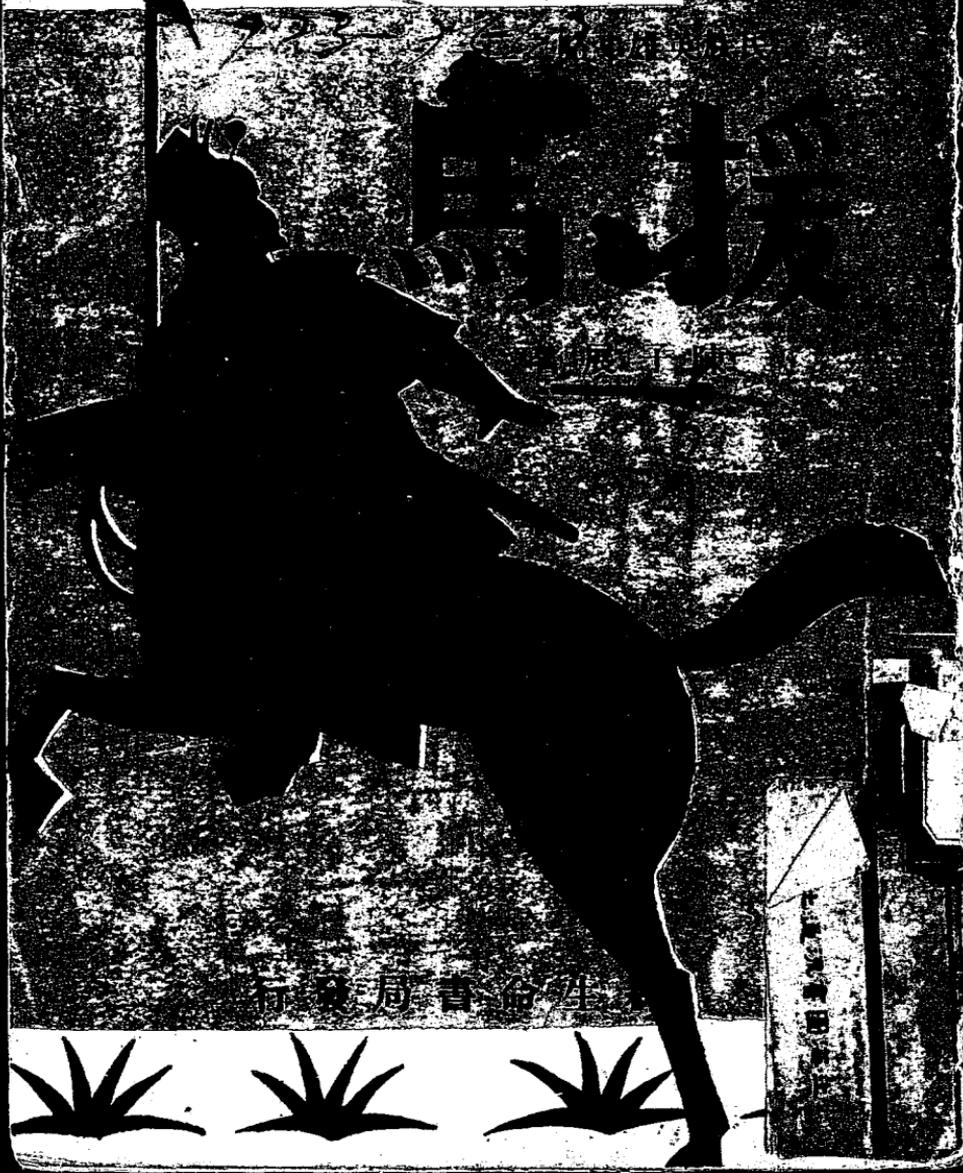


# 新生命大衆文庫



新生命書局發行



MG  
K825.2  
363

馬

馬

援

陳子展著

馬

庫文衆大命生新 編主雲仲樊

二之略事雄英族民

新生命書局發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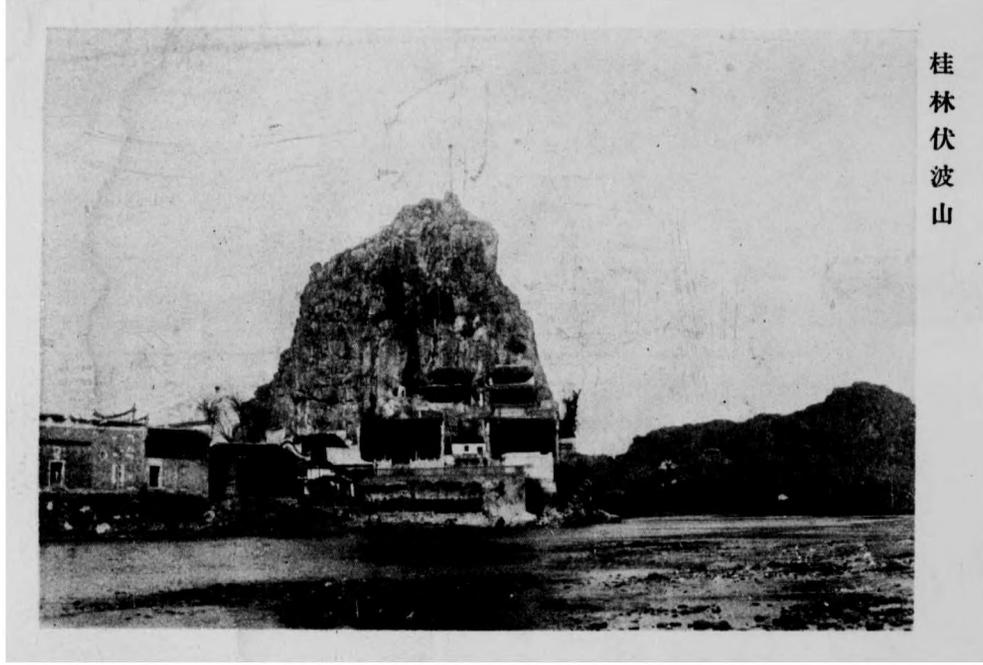
馬

馬



3 1764 7293 8

裝幀：鍾敬之



桂林伏波山



# 馬援目次

	馬	援
一	模範軍人論馬援	一
二	他不肯做守財奴	二
三	瞧不起那土皇帝	六
四	不是刺客是說客	一
五	軍用地圖米做的	一五
六	燒虜何敢再犯我	一八
七	銅柱表功平交趾	二四

八	男兒當死在邊疆.....	三二
九	出師未捷身先死.....	三六
十	將軍原不愛明珠.....	四二
附記	.....	五四

一 模範軍人說馬援

話說南宋高宗皇帝時候，外而金鞵子，常常興兵南犯，真是耀武揚威；內而賣國賊，但知遣使議和，不惜稱臣納貢。當時，有人去問愛國將軍岳飛道：「天下何時太平？」他說：「文官不愛錢，武官不怕死，天下就太平了！」這話含着無限的感慨，也含着極大的道理。因為文官不愛錢，纔可以做到修明內政；武官不怕死，纔可以做到抵禦外侮。這

樣，既沒有內憂，也沒有外患，還不算天下太平了嗎？不過做武官，要不怕死，也要不愛錢，果能做到這樣，不必打高調，說對人類社會，只要對國家，對民族，能夠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，也就算是一個模範軍人，然而這樣的軍人，古往今來，曾有幾個呢？

如今按下岳飛不說，單表東漢時候的伏波將軍馬援。

二 他不肯做守財奴

卻說伏波將軍馬援，表字文淵，扶風茂陵（如今陝西興平縣）人氏。先世趙奢，戰國時候做趙國大將。趙惠王念他有功，封他為馬服君，後來他的子孫就姓馬。直到漢武帝時候，他的子孫有官秩做到二千石的，

就由祖籍邯鄲，從前趙國的都城，移家到京師靠近的茂陵成權里。

原來伏波將軍的曾祖父馬通，是漢朝一個功臣，封了重合侯。只因馬通的哥哥何羅和江充相交要好，江充因罪被殺，何羅怕遭波及，陰謀造反，失敗而死，連帶馬通也被殺了。

馬賓是伏波將軍的祖父，在漢宣帝時候做到郎官，生子馬仲，官至玄武司馬，這就是伏波將軍的父親。

伏波將軍兄弟四人，只有他最小。當他十二歲的時候，他的父親就死了。他的長兄馬況，次兄馬余，三兄馬員，都有才幹。在王莽稱帝時候，馬況做河南太守，馬余做中壘校尉，馬員做增山連率，他們兄弟的官秩都是二千石。

伏波將軍生在這樣的一個世家，他幼年時候，却不肯安然享受世家子弟的舒服生活，他雖然師事穎川滿昌學齊，却又不肯做一個章句腐儒。他有他的懷抱，他有他的大志，這位小弟弟就很使他的幾個哥哥驚奇了。

有一天，這位小弟弟，忽發奇想，想到邊郡墾田畜牧，走去告訴他的哥哥馬況。馬況道：

「汝大才，當晚成，這個時候你可不要擔當大事，就聽你的便罷。」不料他的哥哥馬況一病死了，他爲著哥哥服喪一年，輕易不肯離開他哥哥的墓地。他很尊敬他的寡嫂，不是衣冠齊整，不肯回家去見他嫂嫂的。

過了一些時候，這位小弟弟已經長大成人了。他開始做個佐雜小官，這官職只是幫助郡守督察屬縣的督郵。有一次，他遞解囚犯到司命府審問，這個犯人犯了大罪，他不覺動了憐憫的念頭，就把這個犯人放走了，他自己只好亡命，逃到北地。（如今的寧夏）

恰好北地這個地方是一個最好經營墾田畜牧事業的地方，他的素志，邊郡墾田畜牧的計劃可以實行了。又恰好逢著大赦，他可以出頭做事，他就居留這個地方從事耕種畜牧。原來他的祖父來過北地天水，父親又曾做過牧帥令；這時候他的三兄馬員也在做護苑使者，許多故人賓客都來依靠他，於是他就可以指揮幾百家，幫助他的事業。他常對這些故人賓客說：

『大丈夫立志，不怕窮，窮當益堅；不怕老，老當益壯。』

他的墾田畜牧事業，進行都很順利。他居然發了財，成了富翁。他有牛馬羊幾千頭，有穀幾萬斛。有一天，他心裏有所感觸，不覺歎息道：

『人生在世，積蓄許多財產做甚？要是不能博施濟衆，有益於人，那便是一個守財奴！』

於是他把所有的牲畜糧食，盡數分給親戚朋友，只剩下了他自己身上穿著的一套羊裘皮袴！

三 瞧不起那土皇帝

王莽末年，四方兵起。衛將軍王林，王莽的從弟，廣招豪傑，用馬援

原涉做僚屬。隨後又把他們兩人薦於王莽，王莽用原涉爲鎮戎大尹，馬援爲新成（如今陝西漢中）大尹。

不久，王莽失敗，國內大亂，馬援離開新成，他的哥哥馬良也離開增山（如今陝西綏德）連率的官位了。他們兄弟兩個逃難到涼州，這地方又稱西州。（今屬甘肅）

漢光武皇帝卽位，馬良投奔洛陽，光武皇帝叫他回復原官，他就死在增山。馬援還是留住西州，西州隗王很敬重他，拜他爲綏德將軍，運籌帷幄。

這個時候，羣雄割據，稱將軍，稱王，稱帝，都聽你的便，只看你的勢力大小如何。公孫述佔據了成都，自稱輔漢將軍，不夠意，自立爲蜀王。

做了蜀王不夠意，還想做皇帝；於是自立爲天子，國號成家，建元龍興元年。色尙白，自命爲白帝。原來四川這個地方，沃野千里，真是所謂天府之國；又因山川阻隔，交通不便，中央政府的權力很不容易管轄得到，所以野心家就好利用這個地方，關起門來做土皇帝。

隗囂也是一個野心家，佔據了隴西，自稱西州上將軍，不夠意，還想做皇帝，所以他的部下都稱他做大王。這位隗王聽得公孫述在成都自立爲皇帝，就派遣馬援到蜀，看看風色。

馬援到了成都，他想公孫述和他原是老同鄉，又是好朋友，以爲見面的時候，一定是握手言歡，還像從前一樣。不料那位公孫皇帝，引見他的時候，居然擺出皇帝的大架子，警衛森嚴，威風凜凜。交拜禮畢，

就叫他到賓館打住。並且還替他做好都布單衣，交讓冠，準備正式引他陛見於朝廷。

在陛見的這一天，兩旁夾侍文武百官，中間設著舊交的位次。但見公孫皇帝來時，乘坐天子用的法駕，鸞旗引導，隨著旄騎。甲仗森嚴，好不威武！

公孫皇帝想要留住馬援，打算給他封侯和大將軍的官職。於是馬援的那些隨員，眼見富貴，也很想留居這里。馬援却瞧不起那土皇帝，因對他的隨員們說：

「如今天下，豪傑並起，勝負未分，公孫子陽不肯禮賢下士，共圖成敗；反而講究排場，虛有其表，正像一個木偶，他配久留天下

有志之士嗎？」

馬援辭別了公孫皇帝和他的隨員賓客，從成都回到西州。隗囂問他成都的情形若何。他說：

『子陽妄自尊大，眼光極小，不過一隻坐井觀天的井底蛙，不足介意。不如注意東方，劉秀究竟是一個雄主。』

隗囂聽了馬援的報告，也就輕視公孫述了。

不多幾時，公孫述一面出兵漢中，一面遣使費送大司空扶安王印綬來給隗囂。隗囂自以為和公孫述敵國，怎肯屈辱做他的臣子？斬了來使。並出兵抵禦，破了蜀兵，從此公孫述就不敢出兵北侵了。

四 不是刺客是說客

卻說光武皇帝卽位的第四年，建武四年的冬天，隗囂遣派馬援前往洛陽，上書光武，馬援既到，光武就在宣德殿引見。光武親自出迎，笑對馬援說道：

「你往來成都洛陽，見過兩個皇帝。我今見你，自覺慚愧得很。」

馬援連忙謝道：

「當今之世，不但君擇臣，臣也擇君。我和公孫述同縣，自幼相交要好。可是前次我到成都，公孫述要在他的宮殿裏，警衛森嚴，纔敢出來見我。這次我從西州遠來，您怎麼會知道我不是刺客？」

奸細，便這樣隨隨便便的引見我呢？」

光武聽了，又不覺笑道：

「你不是刺客，卻是說客哩！」

馬援說道：

「如今天下大亂，人人稱帝，個個稱王。只有您豁達大度，和從前高祖一樣，我纔覺得皇帝也不是容易做的。」

馬援留在洛陽，曾陪光武皇帝遊過黎丘，轉到東海。光武回朝以後，就用他爲待詔使，太中大夫。

不多幾時，馬援辭別回去。光武皇帝就派來款送他西歸隴右。馬援回到西州，隗王非常高興，和他同睡同起。隗王問他關於洛

陽方面的謠言，以及光武皇帝爲人的好壞，行政的得失。他就說道：

「這趨到洛陽，漢帝劉秀引見幾十次。每每閒談，從夜晚直到天光。漢帝有才幹，又明白，有勇有謀，旁人不是他的敵手。並且胸懷坦白，毫無隱諱。闊達大度，好像高帝一樣。讀書很多，會寫會說。政治手腕又好，古人很少能夠比得上他。」

魏王聽到這里，插問一句：

「你以爲他比高帝何如？」

馬援答道：

「那倒不及高帝。高帝爲人，無可無不可。這位皇帝却留心政事，一點也不放鬆。——他還不歡喜喝酒。」

魏王聽了，露出很高興的樣子，說道：

『像你這樣說來，他不是反要勝過高帝嗎？』

過了一年，光武皇帝再遣來歙來到隴右，遊說魏囂。原來光武知道魏囂和來歙馬援都是要好的朋友，所以三番兩次叫來歙馬援奉使往來，勸說魏囂入朝，許他高官厚爵。

恰好梁王劉永、燕王彭寵都被光武討滅了，這消息傳到魏囂，也有一點使他不自安。因此魏囂就叫他的長子魏恂隨著馬援來歙入朝。

魏恂朝見了光武，光武叫他做胡騎校尉，封鐫羌侯。

馬援這趟東來，連家屬也都移居洛陽，住了好幾個月，還沒有什

麼差事，他眼見京師附近一帶地荒土肥，可以墾田耕種，而且自己的部下食客又多，也要找一點事做；於是上書光武，請求屯田上林苑，光武就准許了他。

五 軍用地圖米做的

話分兩頭，卻說隗囂聽了部將王元之計，不肯降漢，陰謀自立。一面遣使聯蜀，蜀帝公孫述封他為朔寧王。公孫述並發兵來助隗囂，抵禦漢兵。

說：馬援屢以書信勸說隗囂歸漢，隗囂不聽，反倒恨他，他就對光武

『我和隗囂本是朋友。前次隗囂叫我東來，曾對我說，「本想降漢，願足下前去探聽一番。你的意思說對，那嗎，我就專心降漢好了。」待我回去以後，我又赤心相告，勸他歸漢。不料隗囂別有野心，疑我恨我。現在我願把滅隗囂的計畫告訴您，假使您能夠相信我的話，我就退老田里，死也不恨。』

光武皇帝聽了馬援的話，找他計畫軍事，就立即出兵討伐隗囂。因使馬援統率騎兵五千，往來遊說於隗囂部將高峻任禹一班人，以及西羌各部落，曉以利害，拆散隗囂的黨羽。

建武八年，光武皇帝痛恨隗囂不肯降服，想要御駕親征。許多將官都說隴右是一個險阻荒遠之地，無須勞動御駕，大計未決。

恰好派人去找馬援，馬援就在那天夜裏到了，光武大喜。光武把諸將的話都告訴他，問他怎樣，馬援因說隗囂的部下有土崩瓦解之勢，倘若進兵，必破無疑。

馬援就在光武面前，把米堆成山谷的樣子，指示地理的形勢，說明進兵的道路，計畫攻守的策略，一一分析，明白有理。光武聽了，不覺狂喜道：

「敵人在我眼中了！」

明日拂曉，勇猛進軍，隗囂的兵大敗。後來隗囂氣憤而死，他的兒子隗純降漢。這一趟馬援的軍事計畫是成功了，然而他的軍用地圖却是米做的！

六 燒虜何敢再犯我

卻說自從王莽末年以來，不但國內大亂，各處邊境常常發生外患。就以接近隗囂防地的西羌來說，他們也居然侵進塞內，金城屬縣

(今屬甘肅皋蘭金縣等地)大半被他們佔去。

來歙上奏光武，隴西殘破，非馬援莫能定。

建武十一年夏，光武下璽書，拜馬援爲隴西太守。

馬援到任，乃發步兵騎兵三千人，擊破先零羌。(先零今屬青海)於

臨洮，(今屬甘肅岷縣)斬首數百級，奪獲馬牛羊萬餘頭。守塞諸羌八千

餘人都來投降，馬援就把他們分別安置於天水隴西扶風三郡。

還有羌種幾萬人，屯聚浩亶隘（今屬甘肅碾伯縣境）騷亂，抵抗。馬援更和揚武將軍馬成帶兵前去圍攻他們。羌人因將婦女輜重移送允吾谷。馬援乃包抄小路，出其不意偷營，羌人大驚潰敗而走，遠逃唐翼谷中。馬援再去追趕他們，羌人引精兵屯聚北山上。馬援一面率兵向前上山，一面分遣騎兵數百人包抄山後，乘著黑夜放火，鼓噪而進，羌人大敗逃走。斬首千餘級。馬援因兵少不得遠追，於是把所奪獲敵人的糧食牲畜，運起回來。

這次馬援雖然打了勝仗，自己也帶了微傷，因為敵人的箭頭射穿了他的腿子。光武乃下璽書慰勞他。還賜他牛羊幾千頭，他就盡數分給部下賓客。

這個時候，朝臣都以為金城破羌以西之地，（又稱湟中，今屬青海）道路既遠，羌寇又多，倡議放棄。馬援因上書光武，說道：

「破羌以西，城多完好，牢固，可以守。土地肥沃，灌溉流通，可以耕。倘若把湟中一帶讓給羌人，那就是養虎遺患，為害無窮。所以這個地方，我們漢人萬萬不可放棄。」

光武得書，深以為然。於是下詔武威太守梁統，叫他把從金城逃難去的客民，通通送回，回去三千餘口，都各回本縣。

馬援就在這地方設官吏，修城郭，還修築了許多瞭望敵人的塢。並且教人民開墾水田，耕種畜牧。一郡人民，安居樂業。

馬援又遣羌人首領楊封勸導塞外諸羌，都來和親。又武都（如今

甘肅武都) 氐人因反抗公孫述而來投降的，馬援就替他們請求恢復侯王君長的封爵，並賜印綬，光武皇帝都准許了。

建武十三年，武都參狼羌聯合塞外諸羌作亂，擅殺官吏，仇視漢人。馬援統兵四千餘人，前往討伐，到達氐道縣，諸羌逃往山上。馬援佔了這里形勢優勝的地方，不給他們水草，也不和他們挑戰，羌人圍困山上，痛苦的了不得。於是幾十萬羌戶逃出塞外，其餘投降的也有一萬多人。從此隴右清靜，那時候甘肅青海一帶，不再受西羌的蹂躪了。生在一千九百年後的我們，還只空喊口號：『開發西北！』『開發西北！』可不要羞死嗎？

馬援爲人，身長七尺五寸，鬚髮又黑又美，眉目容貌如畫。口若懸

河，尤其會說古代故事，聽者莫不張耳忘倦。待人寬和誠信，對部下有恩有禮。賓客故人，常常滿座。僚屬前來說事，每每回答道：

『這本來是你們僚屬應該辦好的事，何必來麻煩我呢？請你可憐老夫，讓我暫時休息休息罷。倘若是豪紳欺負小百姓，或是羌人要造反，那就是我做太守的應該親辦的事了。』

有一次，鄰縣有報仇的，兩方起了械鬪，殺氣騰騰，好不害怕！一時官民都說羌人反來了，百姓逃到城裏來。狄道縣長忙來請見，懇求關城門，發救兵。恰巧這個時候，馬援正和許多賓客飲酒。聽了那位狄道長大驚小怪的報告，不覺大聲笑道：

『燒虜何敢再犯我！狄道長，你快回去躲在衙門裏。倘若害怕』

得更厲害，你就躲在牀下罷！

狄道長回去探聽消息，果然羌人造反，只是謠言。原來羌人是常常反叛，屠殺漢人的，所以雖是謠言，也使漢人害怕，相信。

西羌這一民族在春秋戰國的時代，就常常侵害我們西北的邊境，那時只有秦國首當其衝。史書上說秦穆公霸有西戎，西戎就是西羌。只有秦穆公、秦獻公、秦孝公三個短時期，西羌就不敢爲害。直到秦始皇統一天下，打發蒙恬將兵略地，西逐諸戎，北退衆狄，修築長城爲界，西羌各部落纔不翻過長城南來。

到了漢朝，羌人稍稍入居長城以內。武帝時候因置護羌校尉，統治這些羌人。總之，當時西羌所居之地，不外三河（黃河、賜支河、遼河）之間，

今屬西寧以至青海一帶。這里不種五穀，多禽獸，羌人以射獵游牧爲生。他們對於中國，先代有個酋長叫做燒當的，最爲勇敢豪健，他的子孫因此就把燒當做他們種族的稱號，所以馬援稱他們爲「燒虜」。

七 銅柱表功平交趾

卻說建武十六年，交趾女子徵側和他的妹妹徵貳起兵造反。

徵側是麀冷縣人，雒將的女兒，嫁給朱戴人，詩索爲妻。這女子生得驍勇非常，不怕犯法。有一次，她犯了一點事，交趾太守蘇定按法懲辦她，她就恨不過，直到這時候，她就反叛起來了。

交趾這地方，在漢朝，包括了廣西廣東以及安南等地。後來兩廣

漸漸開化，和內地一樣，所稱交趾，就專指安南國了。據後漢書說，這地方所以稱做交趾，是因為這裏的人民，男女同在河裏一道洗浴。從前周成王時代，有越裳國重譯來朝，進貢白野雞；後來楚國稱霸，朝貢百越；都是說的這個交趾。

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，征服許多蠻夷，從他起，纔算開發嶺外，設置了南海桂林象郡等郡。

等到漢朝起來，南海尉趙佗自立為南粵王，傳國五世。武帝元年，滅了南粵，分置九郡，都歸交州刺史統治。其中珠崖儋耳兩郡，就是如今的廣東海南島。

凡交趾所屬，雖設郡縣，可是這地方的番民，言語和內地不同，須

經過翻譯纔懂。他們的風俗習慣，也和內地不同。直到漢光武中興，錫光做交趾刺史，任延做九真太守，纔教他們從事耕種，製鞋帽，定婚禮，立學校，講究禮義，漸漸也和內地同化起來了。可是交趾這地方的蠻夷，還是屢降屢叛，這個時候，一個蠻女徵側，也居然反叛起來了。

徵側把交趾郡城（今安南河內省）打破了，於是九真（今安南河內以南，順化以北之地）、日南（今南安順化）、合浦（今屬廣東徐聞以至合浦一帶）等處的蠻夷都響應了她，一共被她攻破六十五個城池，她就自立為王。交趾刺史以及各郡太守僅能自保，莫敢攻她。

光武帝聽到了交趾叛亂的消息，非常震怒，下詔長沙、合浦、交趾等處的地方官吏，準備車馬船隻，開通道路，架設橋梁，儲存糧食，以便

行軍。

建武十七年，光武乃下璽書，拜馬援爲伏波將軍，以扶樂侯劉隆爲副，統率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，海陸並進。不料大軍到達了合浦，段志就病死了，於是光武下詔，叫馬援接統了段志的兵。一路浩浩蕩蕩，緣海前進，隨山開路，一千多里。

建武十八年春，大軍進至浪泊，（湖名，在今安南河內省紅河蘇瀝江之間，

今名西湖） 怡和叛賊相遇，打了一個勝仗，斬首幾千級，來投降的萬餘

人。伏波將軍下令大軍跟追前進，直把徵側等趕到禁谿，又把他們打敗了，他們逃散而走。明年正月，漢軍大勝，擒獲徵側徵貳，斬了首級，傳送洛陽。

光武皇帝聽到伏波將軍平定交趾的捷報，非常高興，即日封拜伏波將軍，馬援爲新息侯，食邑三千戶。

馬援聽到了封侯的消息，也非常高興，於是下令殺牛釀酒，慰勞軍士。正當飲酒快樂的時候，馬援起立，對著部下，從從容容地演說道：

「我有一個堂兄弟，名叫少游，常常覺得我慷慨有大志，一生多喫苦頭，因勸我道：『人生一世，只要夠喫夠穿，有粗笨的小車可坐，有緩慢的小馬可騎，做個把太守衙門裏的佐雜小吏，在家裏算得守住先人墳墓的孝子，在鄉間算得一鄉的好人，這樣就算做人不錯了。倘若再想過好一點的舒服生活，享樂享樂，結果還是自討苦喫哩！』當我們在浪泊西里之間，叛賊未滅的時候，

脚下卑溼，頭上霧瘴，毒氣熏蒸，死的不少。我正臥病牀上，每每抬頭看見天空飛翔的老鷹，也一隻一隻掉落水裏，因念我弟少游平時勸我的話，那樣的日子怎樣可以享受得到？如今靠你們諸位將士的力量，討平叛賊，獨我一人封侯拜爵，真是又歡喜，又慚愧！

那些將士們聽了，都拍手歡呼：萬歲！萬歲！

隨後，馬援又統率樓船大小兩千多艘，戰士兩萬餘人，追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，從無功到居風，（今安南東京州）斬獲五千餘人，嶠南平定。馬援上奏光武，說是西于縣有三萬二千戶，距離庭縣邊界一千多里，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，有詔准許。

大軍所到之處，馬援都立郡縣，修城郭，穿渠蓄水，以便農民灌溉。並條奏越律和漢律太相違背的十多件，對越人申明舊制，約束他們。從此以後，駱越人民莫不奉行馬將軍故事。

馬將軍爲了確定國土的界址，就在交州日南郡象林縣的南境，和西屠國分界的地方，樹立兩條很高的銅柱，作爲界標。而且可以借這銅柱宣揚我們漢族的威權，紀念他自己平定交趾的功績。

建武二十年秋，馬將軍奏凱還京，回奏光武，光武大喜，說是伏波論兵，每每和我的意思相合。賜他兵車一輛，朝見的時候，位次九卿。

說也奇怪，這位馬將軍最愛騎馬，又會相馬，馬的優劣，一看就知道。他在交趾的時候，得到駱越銅鼓，就鑄做銅馬，作爲相馬的標準，回

朝獻給光武。他上書光武說：

「常言道：『行天莫如龍，行地莫如馬。』馬是行軍必備之物，對於國家有頂大用處的。平時騎馬不騎馬，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尊卑貴賤；一旦有事，有馬可以便利交通；打仗要馬，那就不待說了。相傳古時有好馬，一日可以跑千里，但經相馬家伯樂一看，就會看出來。近代有西河子輿，也會相馬！子輿傳西河儀長孺，長孺傳茂陵丁君都，君都傳成紀楊子阿，子阿傳給我。我得了這種相馬骨法，屢試屢驗，不差毫釐。依我的愚見，凡事傳聞不如目見，看影子不如看原形。想要把相馬的方法，借活馬來說明，沒有一匹馬能夠備具各種骨法，又不可傳給後人。孝武皇帝的時候，有一

個精通相馬的叫做東門京，鑄個銅馬，作為相馬的標準，獻給孝武。有詔把這銅馬立於魯班門外，魯班門改名金馬門。現在我依儀氏中帛氏謝氏丁氏各家相馬的方法，應該用怎樣的韁繩，應該有怎樣的口齒，應該有怎樣的嘴脣和頸毛，應該有怎樣的身材，鑄成銅馬。馬高三尺五寸，圍四尺四寸……」

光武看了銅馬，下詔把這銅馬放在宣德殿下，作為名馬的標準。

馬將軍鑄過銅柱，又鑄過銅馬，至今中國西南各省土中發見古代苗蠻的銅鼓，還相傳是他鑄造軍用，遺留南方，苗蠻做造的哩。

八 男兒當死在邊疆

恰當馬將軍從交趾凱旋回京，將要到達的時候，許多名公貴人，許多親戚故舊，都出城外等候他，迎接他。他有一個朋友，平陵人，名叫孟翼的，是一個頂有智謀的名士，也來參加這個盛大的歡迎會，也和旁人一樣的恭維馬將軍，說些祝賀的照例的話。馬將軍回答道：

「我以爲你會有什麼指教我的話，你反倒只能同旁人一樣說幾句照例應酬的話麼？從前那個伏波將軍路博德，也是和我一樣平定南越的，他開置了南海、蒼梧、鬱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朱崖、儋耳九郡。他原來從霍去病出征塞外有功，封了符離侯，可是在他平定南越後，不過加封數百戶。現在我僅有微勞，偏封大縣，食邑三千戶，功小賞大，這怎麼能夠久享呢？先生，你有什麼見

教的話呢？」

孟翼聽了，連忙謙遜道：

「將軍向我請教，不敢當！不敢當！我實在沒有什麼有益於將軍的話可說。」

馬援就自己發感慨道：

「如今匈奴烏桓，（他們住在如今熱河內蒙古一帶）還在侵擾北方的邊塞，我想自己請求去討伐他們。男兒應當死在邊疆，用馬皮包骨，運回安葬哩！何能睡倒牀上，在兒女子手中呢！」

孟翼點頭回答道：

「如果真正是烈士，就應當這樣做了。」

馬將軍回京，已經有一個多月了。恰好匈奴烏桓進寇扶風，（漢扶風郡今屬陝西鳳翔等處）馬援因為三輔是京畿重要的地方，皇室陵墓都在這里，都要受驚擾，於是自請北伐匈奴烏桓，光武覺得他很勇敢，就允許了他。

馬將軍到京，是九月涼秋天氣；到了十二月，嚴冬之時，他又準備出屯襄國，規劃出塞，光武下詔，文武百官都來爲馬將軍設宴送行。馬援對黃門郎梁松竇固說道：

「凡人上台做官，須要準備以下台做小百姓。比如你們兩位，想要不至掉官下台，那麼，做官就須好好地做。願兩位勉納鄙言。」

後來梁松果然幾乎因著富貴，得意忘形，至於得禍。竇固也幾乎因罪被殺，這都不在話下。

明年秋涼時候，馬援統率騎兵三千人出高柳，巡閱雁門代郡上谷一帶地方的防地要塞。烏桓的兵看見漢軍，說是『伏波將軍』來到，不敢交鋒，就都逃去了。馬援因遇不著敵人，全軍而還。

九 出師未捷身先死

建武二十四年，武威將軍劉尚，出征武陵五溪——即熊溪、朗溪、酉溪、漚溪、辰溪（今湖南湘西各屬）——蠻夷，因為深入敵境，竟至全軍覆沒。原來那時候所說的蠻夷，就是如今叫的苗子，他們都很勇敢善

戰，並不是可以輕視的。

這時馬援已經是一個六十二歲的老人了，他還請求去打五溪。  
光武皇帝憐他年老，沒有准許他，他却再自請願，說道：

『我還能披甲上馬哩！』

光武就叫他當面試一試。他就跳上馬鞍，左右馳騁，表示他並不老，還可以用。光武點頭笑道：

『這老頭兒真是還強健呵！』

光武於是命馬援督率中郎將馬武、耿舒、劉匡、孫永等，統帶從十二郡募來的兵士，及釋放的囚犯，一共四萬餘人，一路浩浩蕩蕩，直向五溪進發。

馬援就在這出兵的夜裏，和送行的人話別。他對友人謁者杜愔說道：

「我身受國家厚恩，轉瞬就老了，如今已到風燭殘年，平常總怕不爲國事而死，如今可以如願，自然甘心瞑目。可是我怕闖人子弟，或在左右，或同做事，很難得聽我調度指揮，我的心裏放不落的，就是討厭他們哩！」

明年春上，大軍已到武陵臨鄉，恰好遇著蠻賊來攻縣城，馬援下令迎頭痛擊，斬獲兩千多人，餘賊都散，逃入竹林中去了。

先是大軍要到下雋（今湖南沅陵），有兩條路可走，一條從壺頭山進，路程雖近，河水却要險些。一條從充縣進，道路雖平，運輸却要遠些。

請示光武，光武也猶疑莫決。直到大軍到了，耿舒主張經過容易進軍的充縣，馬援以爲經過的日子要得久，而且多費糧食，不如出其不意，直衝壺頭山，扼住蠻賊的咽喉。馬援請示光武，光武接受了他的行軍計劃。

正是三月暮春的時節，天氣快要入霉。馬援統率大軍，直向壺頭山前進，不料蠻賊利用高山的優勢，堅守陣地，想改走水路罷，河流太急，又多灘險，有船也不能上去。

稍後天氣轉熱了，軍中發生傳染的時疫，兵士多患疫症而死。馬援也遭大病，於是就在壺頭山的腳下，穿鑿許多的石窟，藉以避暑。

蠻賊探得漢軍的弱點，常常憑藉險地優勢，鼓噪挑戰，馬將軍雖

在病裏，也拖腳起來，瞭望敵人的形勢。左右將士看見主帥暮年大病，還是壯心未已，莫不感動流淚。只有那位闊人子弟耿舒，別有懷抱，毫不同情自己的主帥，反而寫信給他的哥哥好時侯，耿弇道：

「前次我曾上書，以爲應當先攻充縣，糧食雖然難運，可是行軍便利，而且軍人數萬，莫不勇敢爭先。如今想要經過壺頭山，竟至沒有法子可以前進。眼見大家都要氣死病死，真可痛惜！前次大軍到達臨鄉，蠻賊無故自己來了，倘若乘夜出戰，一定可以一舉殲滅。不料伏波將軍，好像西域商人，每到一處，就要打住，因此我們的軍隊就很不利的了！目前軍中發生疫症，恰如我所預料的。」

耿弇得了他弟弟的這一封信，上奏光武，光武大怒，於是立刻就差虎賁中郎將梁松兼程前進，責問馬援，監視軍隊。不料馬援恰在這個時候就因疫病死了。正是

『出師未捷身先死，

長使英雄淚滿襟！』

至今湖南辰州常德一帶，還有許多關於伏波將軍的傳說在民間流行。有人說，這一次漢軍患着的疫症，就是痘瘡，馬援也因痘瘡而死，從此痘瘡傳到北方。古法種痘的醫生要奉伏波將軍爲痘神，或許不是無因的罷。

一〇 將軍原不愛明珠

再說伏波將軍死了之後，光武皇帝聽到梁松的讒言，不覺大怒，下詔收回伏波將軍新息侯的印綬。原來梁松也是闔人子弟，平日和伏波將軍積有很深的嫌隙，所以這次借故來陷害他。

有一次，伏波將軍從征匈奴回朝，忽然他生病了，梁松前來探問他的病況，獨自一人拜倒牀下，他並不起身答禮，梁松怏怏而去。他的子姪們問他道：

「梁伯孫是當今皇帝的女婿，非常貴重，公卿以下，莫不怕他。他來拜問疾病，這是一番好意，大人爲什麼讓他一人獨拜牀下，

並不答禮？」

他說：

「梁松的父親是梁統，武威太守，我的老朋友。那麼，我就是梁松的「父執」，他應當稱我老伯了。禮記上說道：「見父之執，不謂之進，不敢進，不謂之退，不敢退，不問不敢對。」梁松雖然貴爲駙馬，照禮，我是可以受他來拜，不必回禮的，難道我還不懂尊卑長幼之序嗎？」

還有，當伏波將軍從平定交趾回來的時候，覺得他的姪兒馬嚴，馬敦歡喜譏笑人家，議論是非，又和輕狂的俠客要好，這都不是處世做人的方法，因此手書告誡道：

吾欲汝曹聞人過失，如聞父母之名，耳可得聞，口不可得而言也。好論議人長短，妄是非正法，此吾所大惡也。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。汝輩知吾惡之甚矣，所以復言者，施衿結褵，申父母之戒，欲使汝曹不忘之耳。龍伯高敦厚周慎，口無愆言，謙約節儉，廉公有威，吾愛之重之，願汝輩効之。杜季良豪俠好義，憂人之憂，樂人之樂，清濁無所失，父喪致客，數郡畢至，吾愛之重之，不願汝輩効也。効伯高不得，猶爲謹勅之士，所謂刻鵠不成，尙類鶩者也。効季良不得，陷爲天下輕薄子，所謂畫虎不成，反類狗者也。訖今季良尙未可知，郡將下車輒切齒，州郡以爲言，吾常爲寒心，是以不願子孫効也。

伏波將軍在這封家信裏提到的杜季良，名保，京兆人，這個時候，他正做越騎司馬。果然不久，有他的仇人上書告發他，說他行爲浮薄，亂羣惑衆，至使伏波將軍萬里寄書，拿他的行爲告誡兒子。而梁松竇固却又和他結交要好，輕浮狡詐，同流合污，敗壞善良風俗。光武得到這一封告狀的書，宣召梁松竇固，申斥一番，並把這篇狀詞和伏波將軍告誡姪兒的家信，都給他們去看。梁松竇固看了，不勝惶恐，只因叩頭謝罪，至於流血，纔免治罪。光武還一面下詔，拜龍伯高爲零陵太守，又一面下詔，免了杜季良的官。梁松所以懷恨伏波將軍，這也是一個頂大的原因。

先是伏波將軍在交趾，常常喫着薏苡的子實，叫做薏米或薏仁。

的一種東西。據古代醫書上說，這種東西味稍甜，帶寒性，去風濕，辟疫氣，久喫輕身補氣，可以長生。交趾是一個卑溼的地方，又多瘴氣，居在這里的人，喫一點苡米最相宜，所以伏波將軍很歡喜喫它。因為交趾這地方的薏苡長得很茂盛，結出子來也很肥大，馬援想要把這薏苡的種子帶回北方，所以當着凱旋的時候，滿滿地裝了一車到了洛陽，許多闊官貴人背地議論，以為伏波將軍也和別的軍官一樣，吞軍餉，括地皮，發了一注大財，這個車子裏面一定是滿裝著許多金子珠寶，有的羨慕着，有的嫉妬着。只因當時皇帝忒信任他，大家都不敢做聲。好了，如今伏波將軍死了，光武皇帝已經不高興他，奪了他的封爵印綬。於是那些平日懷疑或懷恨伏波將軍的人，如揚虛侯馬武，

於陵侯侯昱等，大家爭着上書，說是伏波將軍馬援前次從交趾回京，帶回了一輛大車子，車子裏面滿滿地裝著極貴重的明珠，和好看的犀角，以及別的寶物。光武皇帝看了他們的奏章，愈不高興，馬援愈覺生氣。

伏波將軍的夫人兒子，在這流言極多極盛的時候，沒有法子出來辨明，因此非常惶恐，不敢替伏波發喪，歸葬先人的墓地。又因伏波身後蕭條，沒有多錢，僅僅買得城西數畝之地，還沒有力量買得起棺材，只好用稻草包着尸身，舉行草葬而已。而且伏波在生的一班賓客故舊，沒有一個敢於前去作弔會葬。只有前任雲陽令朱勃，獨不怕死，爲伏波訴寃，詣闕上書，說道：

臣聞王德聖政，不忘人之功；採其一美，不求備於衆。故高祖赦  
 蒯通，而以王禮葬田橫，大臣曠然，咸不自疑。夫大將在外，讒言在  
 內，微過輒記，大功不計，誠爲國之所慎也。故章邯畏口而奔楚，燕  
 將據聊而不下，豈其甘心未規哉？憚巧言之傷類也。竊見故伏波  
 將軍新息侯馬援，拔自西州，欽慕聖義，間關險難，觸冒萬死，孤立  
 羣貴之間，傍無一言之佐，馳深淵，入虎口，豈顧計哉？寧自知當要  
 七郡之使，徵封侯之福耶？八年車駕西討隗囂，國計狐疑，衆營未  
 集，援建宜進之策，卒破西州。及吳漢下隴，冀路斷隔，唯獨狄道爲  
 國堅守，士民饑困，寄命漏刻。援奉詔西使，鎮慰邊衆，乃招集豪傑，  
 曉誘羌戎，謀如涌泉，勢如轉規，遂救倒懸之急，存幾亡之城。兵全

師進，因糧敵人，隴冀略平，而獨守空郡。兵動有功，師進輒克，誅鋤先零，緣入山谷，猛怒力戰，飛矢貫脛。又出征交趾，土多瘴氣，援與妻子生訣，無悔吝之心，遂斬滅徵側，克平一州。間復南討，立陷臨鄉，師已有業，未竟而死。吏士雖疫，援不獨存。夫戰或以久而立功，或以速而致敗，深入未必爲得，不進未必爲非。人情豈樂久屯絕地，不生歸哉？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，北出塞漠，南渡江海，觸冒害氣，僵死軍事，名滅爵絕，國土不傳，海內不知其過，衆庶未聞其毀，卒遇三夫之言，橫被誣罔之讒。家屬杜門，葬不歸墓。怨隙並興，宗親怖慄，死者不能自列，生者莫爲之訟，臣竊傷之。夫明主醜於用賞，約於用刑。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，以間楚軍，不問出入所

爲，豈復疑以錢穀間哉？夫操孔父之忠，而不能自免於讒，此鄒陽之所悲也。詩云：取彼讒人，投畀豺虎；豺虎不食，投畀有北；有北不受，投畀有昊。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。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，無使功臣懷恨黃泉。臣聞春秋之戰，罪以功除，聖王之祀，臣有五義：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。願下公卿，平援功罪，宜絕宜續，以厭海內之望。臣年已六十，常伏田里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，冒陳悲憤，戰慄闕庭。

朱勃爲着伏波將軍馬援訴冤，上書以後，光武皇帝竟沒有理他，他只好仍然回到鄉間去了。

說到朱勃這老頭兒，他原來是伏波將軍的同鄉。他十二歲時，就

讀好了詩經書經。有一次，他去拜會伏波將軍的哥哥馬況，他已經披上學者穿的方領衣服，走起路來也大搖大擺，像煞有介事，好像有了不起的樣子。這個時候，伏波將軍的年齡雖和他差不多，可是纔開始念書，看了他這種模樣，很覺自愧趕不上他。馬況倒很乖覺，會到了他弟弟的意思，就一面自己酌酒來喝，一面安慰他弟弟道：

『朱勃這小孩，小器速成，他的聰明就都在這里了。你，大器，當晚成，說不定他將來還要從你來學的，你可不要怕他哩！』

後來，馬援果然做到了伏波將軍，封了候，朱勃還不過是一個縣令。可是伏波將軍雖然做了大官，對待朱勃還是和從前一樣，只因人太相熟了，有時也不免看朱勃不起。好在朱勃並不見怪，倒還越覺親

密起來。直到這個時候伏波將軍死了，遭受一些污讐冤枉的讒言，能夠挺身出來，替伏波將軍說幾句公道話的，就只有朱勃這一個老頭兒了。

其後，伏波將軍的夫人、兒子和姪兒馬嚴，全家大小，牽着草索，穿着孝服，詣闕請罪。光武皇帝還不高興，就把梁松所上的書奏拿給他們一看，他們纔知道陷害或誣讐伏波將軍的人，都是

『誤將蓋改當明珠』

伏波將軍的家屬，前後六次上書，訴冤訴苦，極其哀切，這纔稍稍感動了皇帝，准許他們替伏波將軍舉行正式的葬禮。直到蓋棺論定，當時的人纔知道

「將軍原不愛明珠！」

這樣抵抗外侮不怕死，帶兵做官不愛錢的軍人，古往今來，會有幾個？

生在一千七百年後的我們，眼見許多新新舊舊大大小小的軍閥，對內不惜拚命，對外大家怕死，擁財巨萬，橫行一方，還居然大喊口號：「救國！救國！」「革命！革命！」讀完這篇馬援的傳記，我真給他們羞死了！

## 附記

### 馬援傳

見後漢書卷五十四。這一本小書所用的材料。大半係根據後漢書馬援傳，變成演義體。再，後漢書裏光武帝紀、隗囂傳、公孫述傳，以及南蠻、西羌、匈奴、烏桓等傳，凡和馬援有關的，也採取了一些。本來馬援建功立業的地方，在今兩廣湖南甘肅山西等省，這些省縣的地方志也當參攷一番，但因一時找不到手，只好根據正史，略加傳說，就算完卷了。

### 馬援生卒

據馬援傳，馬援死於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五年，年六十三，因此，我們可以推算他是生於西漢成帝永始三年。倘用西歷推算，他是生於西歷紀元前十四年，死於紀元後四十九年。今年是民國二十二年，即西歷一千九百三十三年，馬援已經死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了。

### 馬援家屬

在這本小書裏已經到了馬援的遠祖、曾祖、祖父、父親，和他的幾個兄弟了，這里不消再說，不過還有要補說的。他有兒子四人，馬廖封順陽侯，馬防封潁陽侯，馬光

封許陽侯。幼子客卿最聰明，早死，因此，蘭夫人爲了愛子心傷，不免發瘋了。馬慶還算寬和謹慎。馬防馬光却仗着國舅老爺的勢子，都很驕奢淫佚，不能遵守伏波的家教。伏波有女三人，小女卽明德馬皇后，在伏波死後，馬嚴爲了免禍得福，進獻到宮裏去的。這位皇后是一位漢朝有名的賢后，諸馬子孫能夠保全，不能不說是靠她的力量了。馬嚴馬敦爲伏波次兄馬余的兒子。馬余早死，嚴敦兄弟還算能夠聽他叔父伏波將軍的教訓。

### 馬援進銅馬表

夫行天莫如龍，行地莫如馬。馬者甲兵之本，國之大用，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，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。昔有騏驎一日千里，伯樂見之，昭然不惑。近世有西河子輿，亦

明相法。子輿傳西河饒長孺，長孺傳茂陵丁君都，君都傳成紀楊子阿。臣援嘗師事子阿，受相馬骨法，考之於行事，輒有驗効。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，視景不如察形。今欲形之於生馬，則骨法難備具，又不可傳之於後。孝武皇帝時，善相馬者東門京，鑄作銅馬法，獻之。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，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。臣謹依儀氏鞞，中帛氏口齒，謝氏脣鬢，丁氏身中，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。

### 伏波將軍之身後榮典

永平初年，伏波將軍有一個女兒做了皇后。當時那位顯宗皇帝特地把建武時代名臣列將的畫像陳列雲臺，大約因爲伏波將軍是他的丈人罷，獨沒有畫像在裏面。東平王蒼看了這些功臣的畫像，就問顯宗皇帝道：「爲什麼不畫伏波將軍」

的像」顯宗皇帝笑了，却没有回話。到了永平十七年，伏波夫人死了，就替他們夫婦修墳墓，起祠堂。建初三年，肅宗皇帝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策，加伏波將軍以忠成侯的諡號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十日，于展記。

# 新生命大衆文庫

樊仲雲主編

每册洋一角五分  
每輯洋一元五角

## 第二輯

世界文學故事

共十二種

- |     |   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一種 | 希臘神話    | 第七種  | 一生  |
| 第二種 | 神曲      | 第八種  | 娜拉  |
| 第三種 | 羅密歐與朱麗葉 | 第九種  | 罪與罰 |
| 第四種 | 浮士德     | 第十種  | 父與子 |
| 第五種 | 吉訶德先生   | 第十一種 | 紅樓夢 |
| 第六種 | 哀史      | 第十二種 | 西廂記 |

### 本輯執筆者

- |     |     |     |  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|
| 宋雲彬 | 謝六逸 | 陳少平 | 等 |
| 茅盾  | 傅東華 | 葉紹鈞 | 等 |
| 徐調孚 | 黃源  | 周振甫 | 等 |

第一輯及第三至七輯尚有詳細目錄函索即寄

(勝、四)

上海南京路新生命書局發行 北平武昌

# 新生命大衆文庫

樊仲雲主編

每冊洋一角五分  
每輯洋一元五角

## 第七輯

民族英雄事略

共十二種

- |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種 張騫  | 第七種 史可法  |
| 第二種 馬援  | 第八種 戚繼光  |
| 第三種 班超  | 第九種 鄭成功  |
| 第四種 岳飛  | 第十種 林則徐  |
| 第五種 文天祥 | 第十一種 李秀成 |
| 第六種 鄭和  | 第十二種 聶士成 |

### 本輯執筆者

- |     |     |     |  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|
| 王伯祥 | 陶希聖 | 曹聚仁 | 等 |
| 易君左 | 陳子展 | 賈祖璋 | 等 |
| 周木齋 | 陳寶麟 | 周滌欽 | 等 |

第一至五輯及第七八輯尚有詳細目錄函索即寄

(聯、九)

上海南京路新生命書局發行 武昌北平

陶希聖著

實價七角

# 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

八 版 出 書

全書十二章共十萬言，爲陶希聖先生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心得，把中國社會，赤裸裸的暴露了真面目。凡宗教、軍事、政治、民族意識、階級意識及有關中國社會之構造與中國革命之理論者，都有獨到的論述。故凡欲明白自己所處的中國社會爲何種社會的人，應人手一編。

上海 南京 北平 武昌 新 生 命 書 局 發 行

中華民國廿二年十月三十日出版

(民族英雄事略之二)

馬援

——實價一角五分——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著述者

陳子展

出版者

陳寶驊

發行者

新生命書局

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寶善里

新生命書局

分發行所

南京太平橋路  
武昌橫街路

新生命書局

門市部

上海四馬路翠平街

新生命書局

78

